

哥伦比亚国际投资展望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

FDI 热点问题的观点

系列 212 2017 年 11 月 06 日

总编辑: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Matthew Schroth (mas2443@columbia.edu)

民族主义、FDI 和跨国企业的兴起*

Stephen Kobrin**

支持（或反对）贸易和投资政策通常被视为反映了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政治。流离失所的工人和竞争行业反对进口，潜在的供应商支持 FDI 流入，而其竞争对手则持反对态度。我们假设个人和群体的影响是重要的，并且结果反映了团体利益的力量和连贯性及其表达自己立场和政治权力的能力。纺织品关税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同样地，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讨论通常集中在扩大国家权力或保护国内经济的工具性的（即使不是经济有效的）政策上，如工业政策或国内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避免了“民族主义”，“民族”被用作“国家”的同义词。相反，有人认为¹，至少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意义的政策能够提供“心理满足；”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可具有象征性的价值，加强并可能创造民族文化和身份。

鉴于先进经济体中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当下应该更广泛地审视民族主义及其对跨国企业（MNE）的可能影响。

“民族”是一个社会文化概念，一个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其文化是由集体的历史经验或集体神话所塑造的。“民族主义”意味着“国家”和“民族”应该在地域上相一致，任何违反这一原则的行为都是深恶痛绝的。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需要有不被认可为同类的“其他人”²。

在经济政策反映了以文化和身份为重点的意识形态驱动的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它代表着从利益集团政治向整个国家更加不确定的、不定形的重大转变：从对个人的关注到对集体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和国际行为体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对国家及其文

化的风险。

因此，特朗普总统号召保护美国“免受其他国家的蹂躏，窃取我们的公司，摧毁我们的工作”³。特蕾莎·梅认为，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以“成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⁴。她还抨击多元文化，抨击难民。隐含的威胁是对整个国家而不是对个别群体。

意识形态驱动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新鲜。2005 年，中海油决定收购美国小型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但是失败了，因为雪佛龙（Chevron）利用不断增长的中国力量在公众和国会中煽动民族主义以反对中海油的竞标。由于国会强烈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收购，位于迪拜的环球港务（DP World）放弃了在美国六个港口接管码头业务的要求。其他的例子还包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公司收购洛克菲勒中心时美国人的强烈愤慨。

在这种情况下，对跨国公司和 FDI 的政策将更难以预测，不确定性将会增加，“经济合理”的论点的吸引力将会减弱。同样重要的是，从利益集团政治走向对国家的“威胁”（“其他国家的蹂躏”），影响政策的制定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你如何回应跨国企业或 FDI 对国家文化或身份的威胁？当外包或 FDI 造成的工作损失被认为是对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对受影响的工人的侵犯时，或者 FDI 被视为对一个国家文化的威胁时，你会怎么做？

单单怀疑外国人便可能足以引起对 FDI 安全的担忧。尽管有消费者会因此而遭受价格上涨和质量下降，供应链仍可能面临风险。民族主义很可能会限制跨国公司转移管理者和所需技术的能力，并对外国品牌产生抵触情绪。

跨国公司必须明白，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者无论如何表达其诉求都是基于必须解决的合法的不满。企业应该支持处理贸易和投资的分配效应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仅是头口上的承诺，而且是切实地实行广义的工人再培训。在进行外包和投资决策时，也应该认真考虑民族主义的反应。他们不能再被视作不显著的经济消息，而应被视作公司的潜在成本。在这一点上，投资者不能期望通过传统的回应方式获得成功。

（南开大学国经所赵泽堃 译）

* 《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是一个公开辩论的论坛。作者表达的观点不代表 CCSI 或哥伦比亚大学或我们的合作伙伴及支持者的意见。《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ISSN 2158-3579) 是同行评议刊物。

** Stephen Kobrin (kobrin@upenn.edu)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跨国管理专业的荣誉教授。作者感谢 Lou Wells 的评论，并感谢 Yair Aharoni、Jean Boddewyn 和 José de la Torre 的有用意见。

¹ 参见 Harry Johnson,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模型,” *政治科学季刊*, 第 80 卷 (1965 年 6 月), 第 169-185 页。

² 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想象中的社区: 关于民族主义起源与传播的思考* (纽约: Verso, 2016); 另见 Ernest Gellner, *国家与民族主义* (牛津: Blackwell, 2006 年)。

³ “就职演说: 特朗普演讲全文”, *CNN 政治*, 2017 年 1 月 21 日, <http://www.cnn.com/2017/01/20/politics/trump-inaugural-address/>.

⁴ 参见 Stephen Castle, “英国脱欧’会谈将在 3 月底开始, 特里萨·梅说,” *纽约时报*, 2016 年 10 月 2 日, http://www.nytimes.com/2016/10/03/world/europe/brexit-talks-march-teresa-may-britain.html?_r=0; Amanda Taub, “2016 年动荡的背后, 白色身份危机,” *纽约时报*, http://www.nytimes.com/2016/11/02/world/americas/brexit-donald-trump-whites.html?ref=world&_r=0.

转载请注明：“Stephen Kobrin, ‘民族主义、FDI 和跨国企业的兴起,’ No. 212, 2017 年 11 月 06 日。” 转载须经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授权。转载副本需发送到哥伦比亚中心的 ccsi@law.columbia.edu。

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Matthew Schroth, mas2443@columbia.edu。

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也是致力于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CCSI 通过跨学科研究、项目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资源和工具开发，承担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csi.columbia.edu>。

最新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文章

- No. 211, Mélida Hodgson, “NAFTA 2.0: a way forward for the investment chapter,” October 23, 2017.
- No. 210, Karl P. Sauvart, “The importance of negotiating good contracts,” October 9, 2017.
- No. 209, Catharine Titi, “A stronger role fo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the design of the EU’s investment policy as a legitimacy safeguard,” September 25, 2017.
- No. 208, Lisa Sachs, Jeffrey Sachs and Nathan Lobel, “Corporations need to look beyond profits,” September 11, 2017.
- No. 207, Lilac Nachum, “How much soci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firms assume and of which kind? Firms, Governments and NGOs as Alternative Providers of Social Services,” August 28, 2017.

所有之前的《FDI 展望》可通过以下网站获得：<http://ccsi.columbia.edu/publications/columbia-fdi-perspectives/>。